

功德與提昇心靈的關係

行善積德能獲得健康、財富、長壽、美貌和好人緣，因此，積功德行善常被視作經濟投資，是求得回報來滿足行善者世俗欲望的宗教事務。事實上，行善積德是修行的方法，也是「靈性增長和提昇心靈」過程必要的墊腳石。

行善業是佛教修行的主要要素之一。不同方式的善行，不但形成了佛法應用的綱領，更表現出佛法並不是空談理論，而是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。民間的佛教信仰，一向都強調行善積德是世間福報的泉源，可獲致健康、財富、長壽、美貌和好人緣。因此，積功德行善就逐漸被視作一種經濟投資，一種為求得回報來滿足行善者世俗欲望的宗教事務。雖然這種想法不盡然是不正確的，但這種想法的普遍性，似乎忽略了行善積德在佛法實用中更為重要的作用。從正確的角度來看，作功德行善是達到「心靈生活和諧圓滿」的重要因素，它是修行的一種方法，也是「靈性增長和提昇心靈」過程中不可欠缺的墊腳石。

積功累德是令佛教宗教生活得到所有成果的先決條件，從現刻的樂住到來世的善生，又從初階的禪修發展到親證聖流正道的悟境。功德帶來的最高果實等同於佛教聖潔生活的最高提昇——證得解脫輪轉生死的涅槃，那出離幻化世間的無為之境。當然，要肯定能達到這個目標，單是累積功德並不足夠，功德只是其中之一的條件，而要確定能破除束縛，達到究竟解脫，還需要配合透過慧眼直觀直接契入真理體悟的智慧（*nāna*）。

功德資糧與正智資糧

功德資糧 (puṇṇasambhāra) 與正智資糧 (nāṇasambhāra) 分別是靈性修道者成就的兩種必備資糧。要成就圓滿的精神生活，以上兩種資糧都各有其作用。功德能讓我們在生生世世輪轉的過程中有所進展——它會導致增上的來生，得遇有能力引領我們在大道上繼續前進的善知識，更會遇到提昇精神靈性的機緣，使自身品格漸趨超脫，最後能以足夠的心靈力量來成就更高的境界。正智能直接提供斷除束縛、出離生死輪轉的因素——徹見真理、體證悟道、對實相本性的正確理解。

只憑以上其中一種資糧，是不足以達到目標的；如果只追求兩者之一，到頭來，只會導致片面的發展，甚至偏離佛陀教導的解脫之道。沒有正智配合的福報功德，只能成就樂果或幸福的來世，但絕不能導入超凡脫俗之道。如果只得正智而缺乏功德，一切就都僅是智理知見，純學術的考究鑽研，在理性知解之外，難以直接契入實相真理。而當它們同時在行者的生命中發揮作用時，這兩種資糧便有能力將人們推往更高層次的證悟。福與慧彼此砥礪、相承互補以臻完美的同時，一個雙方面同時淨化的過程便會產生，最後達到最高境界，成就偉大解脫者的所能——洞視徹見 (vijjā) 和無漏行為 (caraṇa)。如同佛陀所說：這兩種能力，可讓行者成為「人天至尊」。

功德的重要

雖說功德和正智擁有同等地位，但就精神靈性的進展而言，功德仍應放在首位。原因就在於

靈性增長的過程中，作功立德有著啟動的作用。若說「正智」是可以結出解脫之果的花；「正信」就是生出花朵的種子，那麼，「功德」就是泥土、水分和肥料的結合——亦即成長過程中每個階段都不可缺少的養分。功德先為正智鋪路，然後再從正智中，找出它本身在佛法修行中，應有的一席地位的認同。

這種相繫連鎖的架構，實與佛法中「自心內證」的概念，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。從佛教的觀點而言，要了解靈性上的真諦，並不是靠智理思考，而是要現身體證的。亦即將身心整體投入我們嚮往的實相真理，再以內觀來應合體解，直至每一個自然反應都與真理契合的全然轉化。換言之，就心靈領域而言，體解實相真理絕非這麼一回事——累積一大堆唾手可得，又沒有主體因素的零散資訊；它其實是發掘自己和世界最深層真相的一個過程，繼而讓由此而生的了解，融入整個內心世界。因此，用「實證」、「體證」等詞語，都是為了在釋義上較恰當地表達這個抽象的「內證」過程而已。

無論在心靈修煉之道上的哪一個階段，要全然掌握真相，都得先提昇內在的基調，以能符合與真相有關的新發現。雖然智慧與性格並不完全一樣，但它們始終是並行之詞，而且通常都會比例均衡地發展。實際上，每個人只可以吸收自己有能力吸收的部分，而在很大程度上，我們的能力又是受自身性格所影響。因此，體會真相就要視乎一個人有否足夠的資糧或功德，即此人是否值得擁有這種體悟。

作功立德就是達到這種資糧的方法，但作功德絕不能只是表面工夫，真正的功德善行背後，需要有「正確的心態」推動。明白精神靈性真諦的能力多寡，與積德的多少是成正比的。愈大和愈微細的功德，會帶來越廣越深的了解能力。這個原則在邁向圓滿體悟過程中的每一進階都受用，尤其在體解究竟真相的階段最為得力。

佛所教導的最究竟真諦就是無為之地 (asaṅkhata dhātu) ——涅槃；而最究竟真諦的證悟，就是涅槃的證悟。涅槃是全然無缺的清淨——一切情欲破滅，摒除執著，每一個自我肯定念頭的廢止。智慧的特殊力量，在證悟涅槃的最後階段至為重要，只有智慧才能真



正明瞭一切有為法的無常、苦和無我；亦只有智慧才能帶我們離開有為的範疇，投入永脫苦海的無為之地。不過，要出現這種情況，我們起碼得清淨自己內心，達到與真相相應的程度，然後才有可能掌握真義，而要達到這種程度，就必先要清除所有妨礙靈光正智發揮作用的因素。只有當內在的清淨達到相當的程度，我們才有機會得證那不再為情欲凡塵所障閉的涅槃。也只有真正潔淨的心，才能看破無明煩惱的黑幕，辨見那寂住於俗世煩囂之外、完美無瑕的清淨涅槃。

功德使內在淨化

使內在淨化得以成就的，就是功德。功德會刷走內心較粗淺的煩惱，減輕一向以來牢抓著我們的不善根，並同時鞏固一切善所發揮的力量。功德逐漸累積的力量，奠定了讓正智最後衝越有為、投向無為之境的基礎。其實，功德可以說是助長智慧超凡入聖的燃料。正如要登陸月球的火箭，初期要發力加強速度，才能在後階段衝入無引力的太空。功德也同樣能帶給精神靈性那衝出重圍的力量，把智慧的能力推向超越世俗的真諦，讓我們能夠遠離世法凡塵的牽引。

當古典的佛教論者給功德 (puṇṇa) 釋義為「那替心識之流洗滌和淨化的」(santānam punāti visodheti) 時，功德能滌垢心田的效用便很明確地被肯定了。功德所發揮的淨化功能，需要經過很複雜的過程，當中涉及淨化的動力和目標，以及某種模式的運作過程。淨化過程的動力，來自有能力創造一切活動的「心」。如前所說，作功立德就是善行善業，而業行又無非是意向願力。因此，從最基本的分析來看，功德善行實在含藏著意志傾向，是意願下定決心要實踐正直正確的行為 (puṇṇābhisāṅkhāra)。由於意向是心識活動的一種形態，我們在細察之下便會發現：「功德」也同樣就是「心識活動」的一種形態了。它其實是付諸行動的念頭——「心」在背後主使，以「行為」作它的工具，來達成某個特定的目的。

這個發現提醒了我們，不要再誤解佛教，認為佛教是為了盲從儀規才重視功德。其實，從佛教的角度而言，每一功德善行背後，最重要的，就是我們的心。無論是身體或言語作出的行動，都不過是意識心態的相應表現而已。如果不知道善行的性質和意義，那個純粹外在的行動，就根本不會有淨化的價值存在。——縱使我們遵從行為規範或宗教儀軌，希望得到積累功德的效果，但由此而生起的精神效應，決不是來自這些行動本身可能具備的聖潔素質。這些行為活動所擔當的角色，只是導引人的心想意識朝著善與利益的方向走。行為規範與禮拜儀軌，都只不過是用來感染「善」意識的權宜之法。

從佛教的意義上來說，機械式地遵守道德規條，或盲目追隨宗教儀軌和固有制度，全都不是得度之法，甚至會變成解脫的障礙。這樣「對規條儀軌的執著不捨」（戒禁取，*sīlabbataparāmāsa*），其實就是把眾生緊緊於生死輪轉之中的結縛（*saṃyojana*）。因此，我們必須要排除這種枷鎖，才能真正踏上解脫之道。為了功德而守持戒規行儀的這種外在修行，都還須心念專注和理解清晰，至於禪修或研讀法理這些基本的內在工夫，就更不用說了。

功德淨化心識之流

在功德所能發揮的淨化過程中，所要淨化的目標也是「心」。只不過這裡說的「心」，並不是著重於它作為每一個行動的發起源頭，而是以「心識」作為一股長流（*cittasantāna*）的觀點。



從時間的角度去看，在不停變更的心想活動中，「心」並不是能長期保持同一自我意識的固定個體；反之，它是一連串相續的念念心想，念與念之間，在互為因果的法則之下，相繼引生起來的。每一個念頭生起之後會歷時一剎，隨即消散，而它所儲存的點滴印記就已傳給了繼之而起的下一念。這一連串心念的每個成員就這樣繼承、保存及傳送整系列心想意識的內容，過程中也會受到一些新的念頭的影響而變更。雖然這連串心想的結構單位，都可說是分離的；但整體上，它卻仍能保持一致性，讓每刻的念頭得以繼續遷變成流。

根據佛教所說，心想活動的川流，從無始以來已然存在。在無明和貪欲的驅使之下，它生生世世都繼續向前，在不同的時空以不同的模式形現。無始以來，有一些特別使人感到困擾難受的心理力量，深藏在這心想意識的川流。它們被稱為kilesas，即「煩惱惑染」，而位居首位的，就是貪、瞋、癡這三不善根。從這個三角組合所衍生出來的其他同類惡，有驕慢、成見、自私、嫉妒、怠惰與煩躁焦慮。

當這些煩惱不活躍時，會沉藏在心想意識之流，即所謂的隨眠煩惱（潛在意向anusaya）。但當它們受到外來官感刺激，或本身在增長過程中，達到某個階段的時候，它們就有足夠的能力，衝到意識的表層，產生一股難以擺脫的思想心態。這種心態如毒性般污染心識，之後又再返回意識底層，在心念之流的深處鞏固其根基。如果此種心態的力量再度增強，煩惱甚至就會變得更為加重而瀕臨毀犯（vītikkaṃa）的危險地步。這時，它

們便會泉湧而出，以身體或語言做出種種違反道德基準的行為，因而導致憂悲苦惱的惡果了。

當描述功德能「洗滌和淨化心想意識之流」，其實是就它能「及時克制心想意識將陷於犯惡邊緣」而言。只有智慧——正道的無上智慧——才可以在潛伏狀態根除煩惱，也只有如此，才能擊破生有的枷鎖而獲得度脫。不過，修功立德的確能夠幫助減輕頑強的惡性心態，好讓智慧能夠站穩腳步，來達成解脫的效用。智慧只能在清淨的心中運作；而積功累德能淨化我們的心，因此，「功德」就是「智慧」的助緣。

放任心想之流前進的時候，它就會像一條洶湧的河流，把存藏於河床的貪、瞋、癡這些污垢，以及它們所引起的感染煩惱，一起翻滾到意識的活躍層面。如果那些煩惱於此再有機會被縱容滋長，它們將使「善的潛能」枯萎，並扼殺「智慧的能力」，直至其蕩然無存。修功德可以防止「煩惱的生起」，更能夠以「善」取代相對應的煩惱，使心想之流得到淨化，直至它能供應足夠的力量給智慧，讓智慧剷滅感染煩惱。

功德能淨化心念的法則

功德要有淨化心念之流的效用，必須在一些心理法則相應和合的情況之下，才會產生。我們在此簡略地述說這些法則，但我們必須知道，只有當這些法則，同時在背後默默地發揮作用時，佛教整體的精神修煉才能真正奏效。

第一法則：單一時間不可能有多過一種的意識狀態出現，這法則似乎不大重要，但當它與其他的法則一起配合時，就有非常重要的效果。第二法則：不可能有兩種互相違悖的道德意識同時存在。第三法則：所有導致心識產生的因素——如感受、思想、意向行念，及一切入於「心生法相」之內的——都必須要與心識本身有著同樣的道德素質。

會導致業力產生的心識活動，應該是全善或全惡的；（依第二法

則），它絕對不可能同時又善又惡。換言之，心識是善的時候，就不可能是惡。「善」和對精神方面有利益的心識狀況，必然會防止邪惡及有害的心態出現，這當中包括（依第三法則）所有與心識有關的惡因素在內。因此，當我們作功德時，在背後推動著這些善行的心識意向，自然會排除惡的心識意向，及與其相應的煩惱。只有在這一刻，心識才真正是清淨無染的。所以，每次我們作功德行善時，都是防止感染煩惱生起的一個好機會。

就像這樣，每次作功德都必然會導致一刻的清淨；而多作功德，自然就會帶來不少得到清淨的機會了。但要達到更為持久的效果，就必須多加入一個原則，那就是第四法則。

第四法則認為：「重複動作」會提供力量。如同本來鬆弛無力的肌肉，能夠在持續運動之後，變得結實有力。一個人的心理質素也應該如此，會在反覆的鍛鍊之下，如同一群酣睡的士兵被喚醒，在心靈道上重新變成勇猛精進的戰士。

精神生活的實質，就是自我轉化的過程，而這個過程的關鍵，就是「反覆重作」。這是自我轉化的基礎訓練。靠著重複修習的動力，那些良善質素的幼弱嫩苗——如信念、活力、專念、定力和智慧等——才會綻放為至善的質素（indriya），幫助我們在大道上得到證悟；或會成為不屈不撓的力量（bala），以對抗和戰勝煩惱。不斷抵抗邪惡和重複實踐修善，就是妖魔也都會變成天神，罪犯也可以成為聖者。

將意念朝向功德的修行

若說「重複修善」是自我轉化提昇的鑰匙，「意向」應該就可以說是不斷修持功德善行的主要工具。從心識之流生起的意向願力，就像一股有示向性的力量，不停以它本身的道德基調，影響著念念心識的去向。每一個意念流過，都會在不斷前進的心識之流中留下影響力，然後，繼續驅使心識之流往意念要去的方向邁進。善的意念會指揮心識之流往善，如清淨、智慧和究竟解脫；不善的意念則會驅使心識之流往惡，如感染、無明和不能擺脫的束縛。

在某個方面和某種程度上，每個意念都會改變我們的思想心態。雖然每個意念的影響，可能是非常輕微的。但是，一個人的性格，是隨時隨地都在反映著自己心識之流所累積的意向動念，以及這些動念所引起的即時反應。

由於我們思想和心理都是被意志所帶動，而朝著它的方向走，因此，意向得靠「反覆重作」的鍛鍊來增強力量。要透過改革意向，重整思想和心態，首先得領著它往善的途徑，如此這樣地重新定位意向，最有效的途徑，就是「修習功德善行」。

當意願的屬向是修行功德時，它自然就會阻礙感染的流入，同時增強潛藏的相續之流中善的素質。在這些善的素質的薰陶之下，無染的清淨便會從沉睡中甦醒過來，再次地，經常在一個人的性格中發揮作用。有心實踐布施善行的意向會令慈悲生起；專意去持戒的願心，會導致不害、忠實、節制、真誠和清醒；願意傾注於心的修煉，則會產生平和與洞見。虔信、敬仰、謙卑、同情、勇猛和平等心，都會陸續增長。心想意識會比之前更為安穩、平和、靈活、有精力和效率。而當心識受到這些因素的淨化時，就可以通過定與慧的更高層次，往前邁向涅槃的體證，而達成精神靈性上的增長和提昇。📍